

中國現代優秀
歌曲2000首
通俗歌曲

1978—1990

凌瑞蘭編 春風文藝出版社



7-5313-0679-4/J·45 定价：精 18.50元
平 16.00元

2000首・通俗歌曲

1978—1990 • 凌瑞蘭編 春風文藝出版社

辽新登字3号

中国现代优秀歌曲2000首

通俗歌曲

Tongsu Gequ

(1978—1990)

凌瑞兰 编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邮政编码110001)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字数：750,000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4 插页：2

1992年7月第1版 199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800

责任编辑：杨爱群

责任校对：葛以岱

封面设计：杜凤宝

ISBN 7-5313-0679-4/J·45

定价：精18.50元

平16.00元

出版说明

歌曲，伴随着时代的脚步；歌曲，伴随着社会的律动；歌曲，伴随着人生的追求。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产生了数以千万计、万万计的歌曲。《中国现代优秀歌曲2000首》，显然不是全部歌曲的总汇，但它们却是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最有影响的歌曲中的佼佼者，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并广为传唱，它们体现着各个时期歌曲创作的成就，代表着中国歌曲发展的方向。

我们把这2000首优秀歌曲分成《历史歌曲》（1904—1978）、《抒情歌曲》（1978—1990）、《影视歌曲》（1978—1990）、《通俗歌曲》（1978—1990）四集编辑出版，一是为了适应读者的需要，使歌曲爱好者只要四集在手，便可以很容易地找到所需的曲目，二是为研究者提供一份有价值的资料，使他们既可从中探寻各类歌曲发展的历史踪迹，又可获得整体性的概观。为此，我们特请编选者在每集前面写了长篇前言，对各类歌曲的历史发展和思想艺术特点做出恳切的分析和评价。作为一种学术研究和理论探讨，尽管这些观点和看法异同有别，但作者都是长期从事高等音乐教学和音乐专业研究的专家学者，其论述毫无疑义是很有参考价值和极富于启发性的。

一首好歌往往影响一个时代。

2000首好歌定会产生撼天动地的精神力量。

历史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我们站在新的起跑线上，歌声依然陪伴着我们——战歌激发着我们豪迈的斗志，情歌拨动着我们火热的情肠，劲歌抒展着我们蓬勃的朝气，颂歌表达着我们崇高的理想！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七彩人生的歌

——通俗歌曲（1978—1990）述评

凌瑞兰

1976年后，在人们热泪盈眶高唱着《祝酒歌》时，我国迎来了一个难能可贵的开放时代。经济体制的改革是最具根本性的改革，在这一基础上，政治领域的民主空气日益浓厚，科学文化的世界性交流日渐广泛。一种多年禁锢人们思想的桎梏正在解体，被解放了的思想与行动正在探寻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在这样富于感召力的社会背景下面，人们，特别是青年们开始看到，通过自强的奋斗，闯出一条可取的生活道路，并非是海市蜃楼。封锁的空间松动了，多样的生活道路展示在人们面前，每条路都可能是艰难的。但它们已不再是虚幻的。不少人已经感到了失去依傍后的失落感，但更多的人，特别是青年人，却发现可以在一个变大了的空间中伸开手脚，一试身手了。

十年简述

长时期的闭关锁国使人们闭目塞听，孤陋寡闻。一旦外部的世界呈现于我们面前，新奇、吃惊、困惑便接踵而来。人们惊诧地发现那里有发达的经济，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有电子

琴、电吉他、电子表、电视机、录像机、录音机、电饭锅……一个电的、眼花缭乱的世界。于是，出现了包含盲目崇拜、机械模仿的弹簧效应的社会心态。

《乡间的小路》、《小城的故事》等港台歌曲是乘着改革开放的劲风，跟随着录音机、盒式带一起踏上了“龙”的故乡。清新的旋律，明快的节奏和那细腻入心的真情，震撼了人们的心灵，它们和《吐鲁番的葡萄熟了》、《我们的明天比蜜甜》一起涤荡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污泥浊水，抚慰着人们心灵上的创伤。此时，台湾校园歌曲和邓丽君的磁带，“对大陆歌曲创作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其配器成为日后大陆不少作者创作的有声教材，她的声音则影响了整整一代大陆歌星”。面对港台歌曲的广泛流传，使还没有来得及做好充分思想准备的人们一时众说纷纭，理解、困惑、担忧交织在一起，在不同年龄结构的群体中泛起涟漪，同时也见诸报刊中。尽管如此，在广州1980年左右便兴起了音乐茶座，港台风格的歌手和乐队开始演出了，在北京，1980年9月《北京晚报》主办了《新星音乐会》，遂使通俗歌手跨入了“星”的行列。

一曲《乡恋》拉开了通俗歌曲全方位展示的序幕，探戈舞曲的节奏，“气声”的唱法，使中国听众耳目一新，虽然它和随即问世的《军港之夜》引起了一时的非议，但通俗歌曲的创作、演出以及它们的“伙伴”——新兴的音像事业却开始起步了。在舞台上，李谷一、朱逢博、苏小明、程琳等勇敢的歌手们，尝试着运用自我认定的通俗唱法演唱中外歌曲；在创作上，一些作曲家们在传统抒情曲的框架中，揉进了港台校园歌曲的某些因素，开拓了又一格调的抒情歌曲；在音像界，随着商品经济大潮的涌起，海外音像制品大量传入，同时也刺激着国内音像出版，“一批青年词曲作家渐渐聚集到新兴的音像界周围”。

1983年9月，文化部艺术局和中国音乐家协会理论创作委

员会联合召开了全国轻音乐座谈会。“会议基本上肯定了轻音乐的地位，研讨了中国轻音乐的‘中国特色’，提出抵制港台音乐中的不健康倾向，纠正精神产品商业化的倾向。同时，在这个会议上，日后广泛使用的‘通俗音乐’概念得以提出”。这是一个在理论和实践上对通俗歌曲基本认同的会，对以后通俗歌曲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几年的通俗歌曲创作和演出告诉了大家，人们是欢迎的，人们喜欢歌曲中咏唱着“小人物”，也喜欢用“星星”、“雨滴”、“炊烟”、“风儿”等小景象，透出自己酸甜苦辣悲欢离合的感情变化，还喜欢在轻松愉快的音乐中，松弛紧张的神经和休息疲劳的身体。于是，通俗歌曲的创作、演出和录音，克服着“一无所有”的困难，在中国的“黄土高坡”上迅猛发展起来了。

80年代的青年人和通俗歌曲是分不开的，这一代青年人在“文化大革命”的喧嚣中迷惘长大，在求学、就业、生活中有说不尽的苦楚和失落，朦胧的人生美和现实有着极大反差，况且又有西方现代青年人生活这个大的参照系。所以，探索、追求是其思想主导，体验、刺激是其行为方式，他们的境遇和道路已构成了七彩人生，而在这个多彩的人间中，他们要执着地追求绚丽夺目的七彩的人生，这样，通俗歌曲就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表现青年人精神世界的天地。由于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和北京中国唱片总公司率先录制通俗歌曲磁带，所以，形成了“南有毕晓世、解承强、何建东、李海鹰、徐东蔚、陈小奇等；北有李黎夫、徐沛东、温中甲、史志有、郭峰、苏越、刘小林、陈哲等”的青年创作群体。他们奉献了一批以爱情题材为主、旋律节奏多切分音型的通俗歌曲，从而形成了通俗歌坛上的一个小高潮。

1985年，世界著名歌星演唱的《我们同属一个世界》和台湾香港青年词曲作家罗大佑等举办的有60名歌星参加的《明天

会更好》的大型演唱会，以及英国“威猛”摇滚乐队来华演出，给大陆词曲作家带来了新的启示，为改变“像五碗糖精水那样令人甜得发腻”的单一风格呈现了新的模式。

1986年是通俗歌坛的又一高潮。令人难忘的“全国青年首届民歌通俗歌曲大选赛”达到了“水平出乎意料”。通俗歌曲突破了单一的爱情题材，出现了一批引人注目的社会题材作品，其中既有表现青年人的奋发和开拓精神的，也有歌颂祖国、首都、保卫祖国英雄的作品，还有以近似白描的笔触直陈时弊。这些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感，表现了这一代青年人特定的时代观、价值观和伦理观。在这次“大选赛”中，歌星们努力不懈坚持的“通俗唱法”终于得到了认同，同时又出现了吸收美声唱法、民间唱法和劲歌唱法的通俗唱法。《让世界充满爱》主题歌的百名歌星演唱会，显示了大陆通俗歌坛的实力，使人感到通俗歌曲旺盛的生命力。接着是《一无所有》和《信天游》的问世，它们那粗犷浑厚、质朴奔放，具有浓郁西部民族色彩的音调，彻底改变了歌坛“港台”化的倾向，那古老、原始的民间音调和西方现代作曲技术融为一体，使通俗歌曲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当这股滚滚而来的“西北摇滚”席卷全国时，一时嘶哑、劲狂、具有摇滚节奏的喊唱歌曲震耳欲聋，它对以往的“轻声柔唱”是一种逆反。此后，在“西北摇滚”的启示下，通俗歌曲的创作又试图从“东北”、“东南”、“西南”进行多方位的探索，但其后的作品大体没有离开“西北摇滚”的风格。

1987年，创作上的“西北摇滚”仍在持续，表演上的“群星荟萃”正方兴未艾，如《生命》音乐会（集体创作），甲丁、苏越合作的第二届百名歌星演唱会《为残疾人十年》，~~·~~、侯牧人合作的《五十亿的我们》等大型活动。年底，中国音乐家协会理论创作委员会等8个单位在郑州举行了“全国通俗音乐研讨会”，研讨会对国内通俗音乐的历史进行了回

顾，对现状进行了环视，又对美国、苏联的流行音乐和摇滚乐作了介绍和理论探讨；大家在通俗音乐“已成为我国音乐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的前提下，对如何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通俗音乐进行了研讨，并对存在的许多消极现象进行了讨论和批判。这次研讨会对通俗音乐今后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正如中国音乐家协会秘书长张非在闭幕词中所说：“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有强大的向心力与溶解力，相信作曲家、词作家、表演家、理论家、经营管理家的创造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相信广大群众的鉴赏力和辨别力。只要我们坚持不懈、顽强探索，反映时代精神，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通俗音乐就必将以它独有的风采自立于世界音乐文化之林。”

1988年是通俗歌曲创作最丰盛的一年，尤为欣喜的是民族风格日渐浓郁。从旋律来看，很多歌曲都揉进了民歌音调，如：《信天游》是在陕北民歌《信天游》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活着真是不容易》、《我们是黄河泰山》和《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分别借鉴和采用了河南梆子的某些音调；《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揉进了山西民歌的因素。在配器上，电声乐队中运用民族乐器形成一种特殊效果，如：《一无所有》的过门运用大段唢呐吹奏；《心愿》用竹笛演奏引子等等。这一年的作品已经远离“港台”风格，在艺术性、思想性、普及性方面都有较大突破。然而，这一年令人不安的“走穴”、“扒带”却愈演愈烈。“走穴”演出的质量低下，盒带出版的严重侵权和“大奖赛”的此起彼伏，以及某些歌星的台风极其不严肃，都使通俗歌曲偏离了正常运转轨道，也损伤了通俗歌曲在人们心目中的良好形象。

多年来，在通俗歌坛的另一方，谷建芬等一批中年词曲作家在孜孜不倦地耕耘着，从《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始，到《今天是你的生日》止，整整十年，他们奉献给人们一大批旋律亲切、风格清新的歌曲，深受各阶层人民喜爱。不仅如此，他们还精

心培养了一批歌手，为提高歌星队伍的质量，做出了令人钦佩的贡献。

1989年，似乎从中央电视台那场精彩的春节联欢晚会后，歌坛便逝去了以往的繁荣。全国大型活动只有崔健与A D O乐队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音乐会、广州“新空气”组合的《新空气摇滚音乐会》、第二届中国艺术节谷建芬声乐培训班主办的大型通俗歌曲演唱会和费翔在全国的巡回演出。那些喧闹的“大奖赛”，令人生厌的“走穴”和刚刚兴起的带着畸形社会心理的“囚歌”全都悄然匿迹了。在创作上，只有《今天是你的生日》和电视剧《篱笆·女人和狗》的插曲《苦乐年华》、《篱笆墙的影子》、亚运会歌曲《亚洲雄风》这几首新歌。

此后，通俗歌曲较多出现在电影和电视剧中，如1990年电视剧《渴望》中的歌曲，曾得到广大人民的喜爱。10年来，通俗歌曲以角度的多变、词意的浅近、曲调的会心、表述的轻圆等优势走到人民的心底，它的“萧条”并不意味着衰败，而正是表明它以正常的态度，和其他歌曲一道进入平等竞争的机制，在竞争中完善和提高自身的品格。

十年的实践告诉我们，何谓中国的通俗歌曲？那就是：以生活题材为主（也有重大题材），歌词通俗易懂，旋律易记易唱，音域不宽，运用自然嗓音演唱和以爵士鼓为主的电声乐队伴奏，以情动人，易于流传的世俗性歌曲。

文学特征与音乐特征

循着表现与抒情功能的途径，我们可以看到，组成通俗歌曲的最基本的两部分——文学、音乐，有着独具风范的特征。

如果说人和社会是一切音乐艺术所表述的对象，那么通俗歌曲是最直觉地、无拘无束地、万花筒式地述说着人和社会。它所摄取的题材，是反映人在现实生活中感受最深的侧面，体现人的进取、追求、拼搏、失望、无奈、痛苦等精神世界。

情题材在艺术王国中是一个挖掘不完的世界性题材。爱情的“恩恩怨怨”贯穿着人的一生。所以，通俗歌曲中爱情题材比重较大。但是，在中国10年通俗歌曲的发展中，已经突破了这种倾向，自1986年后，选取题材的视角点已经拓展到“世界”、“地球”等更大的空间，它增强了通俗歌曲的生命力。与爱情题材具有同等位置的是那些形形色色的生活题材。不同阶层的人和不同角落的社会犹如一个万花筒，既错落纷杂，又有条有序，通俗歌曲则像一台摄像机，把镜头推向震荡心灵的角落，淋漓尽致地咏唱出来。

翻开任何一本通俗歌曲集都会令人惊讶地发现，你所看到、想到的生活场景和经历过的感情变化都会在歌集中找到。因此，通俗歌曲所反映的内容是人们最广泛的生活写照。过去，人们接受《高举革命大旗》、《不忘阶级苦》、《学习雷锋好榜样》、《勤俭是咱们的传家宝》等歌曲的教育，使人民从理性上达到理想化的思想觉悟境界。改革开放以后，人们把目光更多地投向现实，强烈地追求真实，抒其真挚自然之情，展现人性的质朴，体现毫无顾忌的开心快意。为此，中国10年的通俗歌曲为我们呈现了一幅丰姿多采的画卷。在这幅画卷上，《送给你明天的太阳》、《我们是黄河泰山》、《相聚在龙年》、《圆圆的世界》、《跟着太阳走》等内容广博恢宏的歌曲和《童年的小摇车》、《碰碰船》、《蓝花伞》、《谷穗上的蝈蝈》、《西北汉子红腰带》等身边之物的歌曲，它们和谐地各居一方；《妈妈》、《父亲》、《采蘑菇的小姑娘》、《牛背上的小孩》、《初中生》、《城里人》、《乡下人》、《磨刀老头》、《男孩》、《一个学英语的小伙子》以及《迟到的人》，他们都平等地做着自己的事情；《谁能不爱地球母亲》、《亚洲雄风》、《让世界充满爱》、《海峡情》、《故园之恋》等情深似海的歌曲和《思念》、《花祭》、《爱的箴言》、《小雨中的回忆》、《我多想唱》等细腻入情的歌曲，同样震颤着人的心

弦，那近在眼前的《山寨相亲》、《前门情思——大碗茶》、《三峡人家》、《黄土高坡》和遥远无际的《星河传说》、《大熊星座》、《哈雷彗星，你好》、《太阳与月亮的对话》交相辉映，使人眼花缭乱。这幅幅画卷是人生的画卷，也是社会长河的画卷。

人们的最初印象，认为通俗歌曲的歌词是“大白话”。如果就其字面而言，确实通俗易懂。但细细品味以后，却也不尽然。在那些五光十色的歌曲中，其歌词宛如语言的海洋。在中国广泛流行的通俗歌曲歌词中，人们可以看到写实体、古诗体、朦胧诗体、印象诗体等风格体裁的歌词，词作家运用小题材大视野，深挖主题的手段，其语言，或有血有肉感人肺腑；或情真意切紧贴人心；或含蓄有致耐人寻味；或言简意赅寓意深刻。

这是一首感人肺腑的歌：你曾经轻轻牵着我的手，／走过草地踏过山坡，／你说那青山永远挺立，／流水她永远无尽头，／人生是一场血泊的战斗，／不要向失败低头。／哦爸爸！为何你走得匆匆，／来不及告诉我，／来不及告诉我你就走？／生存的条件就是要忍受，／经得起现实折磨。／为何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牵不到你的手？（《牵不到你的手》）歌词通过“牵手”这一小视点，透出生存的艰难、要生存就要有毅力和怀念爸爸的深情。人们还可以从《指南针》、《我的脚印》、《唱出我和你》、《人生长跑》等歌曲中体现出“微中见大”、“亦真亦幻”、“大彻大悟”的哲理思想。总之，在通俗歌曲的歌词中，看不到虚伪和矫饰，它表现出一个具有真实感受的活的世界，“让听众和读者以心共鸣，或震撼，或弥漫”。

“诗言志，歌咏言”这句千百年来为中国各阶层人认同的名言，同样也在通俗歌曲中得到体现。10年通俗歌曲音乐的嬗变，就是与歌词一起随着人的心理、感情的需求变化而变化的。

歌谣体的通俗歌曲是最早出现在歌坛的。《采蘑菇的小姑娘》、《校园的早晨》等和台湾校园歌曲的盛行，是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那个年代和“文化大革命”时期音乐的逆反。人们厌弃片面强调共性、压抑人的个性，甚至毁灭人性的音乐，而希望在音乐中感到人的存在、人的价值，补偿多年来感情上的饥渴，求得大难之后的休养生息。所以，这一风格的通俗歌曲，旋律优美、节奏平稳、歌唱性强。它拥有学堂乐歌、中国民歌、欧美民歌的曲式短小、音域不宽、调式统一和具有某些民歌因素的特点，形成了易学易唱，易于流传，并为各阶层人都接受的社会效应。

宣叙体（或称朗诵体）通俗歌曲的诞生是人的感情从表层转入深层的体现。自80年代以后，人们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日益稳定和宽松，在这良好的氛围中，精神境界也产生了新的追求。人们不满足几年来“飘不完的白云，走不完的小路，流不尽的眼泪，诉不尽的爱”的表层感情倾诉，面对社会、人生、人类命运、历史真谛有了更深的思考，由此，产生了《让世界充满爱》、《父亲》、《世界需要热心肠》、《烛光里的妈妈》等宣叙体的通俗歌曲。这些歌曲具有深沉博大的容量和喟喟独白般的诉说性格。不拘一格的音流和变化音的运用，以及以切分节奏为主体的散体节奏，都是为了诉说。所以，口语化的旋律是其主要特征。这些歌曲的曲式通常都是自由式的，根据内容的需要，在二段体、三段体的基础上，演变出各种非常规曲式结构。宣叙体通俗歌曲的调式、调性变化是随着感情变化而变化的，二度、三度转调要比四度、五度转调运用得更加普遍，这种调性色彩的变化，更能起到深化情感和升华境界的作用。

摇滚体通俗歌曲的兴起，是歌坛的又一次逆反。当歌谣体和宣叙体通俗歌曲风靡一时甚至达到垄断时，人们，特别是青年人发现，他们有如熔岩深层的炽热感情还没有得到充分展示；另一方面，人们的心理需要对甜腻、矫揉、淡远、幽怨进

行调节，希望有一种突破，以达到心理上的互补和平衡。这样便产生了“作者、歌手、观众及社会共同振动而成的‘潮流’”，即摇滚体通俗歌曲。从《冬天里一把火》、《一无所有》、《信天游》等歌曲中，可以明显地感到较强的动态感和力度感，仿佛火山爆发岩浆喷洒大地。在摇滚体通俗歌曲中，节奏是第一位，旋律是第二位，全曲呈节奏强、速度快和不停顿状态。它的节奏全面吸收了西方爵士乐、摇滚乐、迪斯科音乐的节奏，以突出的切分节奏为主，有强烈的动力，体现了当代青年人的性格；它的旋律多是同音反复似呼喊，这种增强力度的同音反复具有宣泄作用，似乎是对世界的呐喊；它还使用“突发式转调”，更增添了动感。中国的摇滚体通俗歌曲是满载广大群众喜爱的粗犷浑厚、质朴奔放的西部民间音调滚滚而来的，它把中国民间音调和西方作曲技法融为一体，以此来表现中华民族之魂、中华民族之音，为我国民间歌曲的复出和如何形成中国风格的通俗歌曲，寻找了一条新的途径。

“无穷动结尾”的使用是盒式录音带中常用的结尾手段，它突破了以往高音长音结尾的模式，采用中音区数次反复全曲最后一句弱结束的处理，达到余音袅绕、回味无穷的效果，这是通俗歌曲切近生活、切近人心的体现。

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的输入是80年代的最大特点。通俗歌曲的伴奏乐队，广泛运用了从国外传入的电声乐器，“它们在传统乐队中，丰富了乐队的表现功能，加强了和声效果，扩展了音色种类，开拓了音色处理范围（旋转颤音、摇摆颤音、滑翔延续音、回响、短速音、震音等等）。”电吉他悠长的滑音近似人声，能表现愉悦美的情感，它较之二胡、小提琴更显明快和外在，它可以与二胡、小提琴在抒情领域中互为弥补，表现人的更丰富感情。电子合成器是集音色、节奏、低音、伴奏音响、自然界音响为一体的综合电声乐器，它具有管弦乐队中各种乐器的音色；它预置的节奏、伴奏音型和伴奏低音可以毫不

费力地和音乐同步进行，并又开拓了人工所不及的新的伴奏音响；它的各种海潮声、汽笛声、太空虚幻声、人声、机枪大炮声、中国打击乐声……为音乐增添了实感，使音乐更接近人的生活和感受。还有电倍司以及相配套的音响系统混音器、吉他扩音放大器、倍司扩音放大器等，都使伴奏效果立体化、形象化。

大陆通俗歌曲的乐队配器是在借鉴港台流行歌曲乐队配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是在充分发挥各种乐器性能的前提下，形成各种因素相对独立的有机体。它有明晰的旋律线，其旋律与人声统一构思于布局中；它长于运用复调手段，以不同类型、不同手法的复调乐句，恰到好处地出现在不同位置上，节奏是乐队的灵魂，各种不同节奏型的运用，能使伴奏增添活力；它的低音旋律化，无论是节奏型的运用，还是歌唱型的运用，都呈现起伏线条状；它充分运用具有鲜明色彩的音色，以深化歌曲的表现力。由于伴奏乐队的小型，甚至歌手兼乐手，所以，旋律的主体性、复调的流畅性、织体的立体性、低音的鲜明性和色彩的多样性，形成了配器手法的主要特征。

通俗歌曲是应时代潮流而生，是为人民所需而长，它的形成和发展与人和社会息息相关。通俗歌曲所呈现的文学特征和音乐特征最根本的是显著的人性和世俗性，所以说，通俗歌曲是平民的歌曲。

作家、歌星与表演

在我们对通俗歌曲进行近距离观测之后，再将它置于社会文化圈中远距离观测时，其结果是：通俗歌曲作品是一个多元化的结构体。

大量的事实说明，由于通俗歌曲所呈现的平民意识，从而使它的创作、表演、接受和传播的观念和行为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其主要特征是强烈的参与意识。

通俗歌曲要经过词曲作家的一度创作和歌手们演唱的二度